海上风物

盛世繁花

■林希 文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于2021年5月21日在崇明隆重开幕，这可是我们“光影缤纷”摄影小组早在年初就翘首企盼的盛会。5月24日大清早，我们摄影小组的20位成员就在组长陈永昌老师的带领下，乘坐旅游车直奔花博会而去。

八点，我们已经进入了花博会的南园——东平国家森林公园。蓝天下，洁白的“圆梦塔”高高耸立，仿佛在向我们召唤！

走过“圆梦塔”，我们来到了“菊园”。这真是一个惊喜：原本在秋季才开放的菊花居然在这农历四月天竞相盛开！这要感谢园丁们，我们才能现在就看到这些淡紫色、金黄色、粉白色的菊花。它们构成的成片的圆形、S形，简直就是五彩“地毯”，在蓝天下尽情铺展开来……“地毯”上还有巨大的绿植造型，菊花状、圆环状、陶罐状，千姿百态，吸引着我们的镜头。再一看室内展，各种菊花构成的艺术景观真是当得起墙上“菊花世界”这几个大字。

离开“菊园”，我们走过悬挂盆花和红灯笼的长廊，又经过由一人多高的三角梅盆花组成的“心形过道”，来到了“荷园”。水面很开阔，有两三支荷花已悄然绽开。相信过不久，这里会出现更多的“接天碧叶，映日荷花”。

过了“荷园”，路边的绿植造型越发多姿多彩，“海底世界”啦，“春华秋实”啦，还有表现我国宇宙飞船发射升天的大场面。

我们边欣赏边拍摄着路边的“绿色雕塑”，就来到了一间开着空调冷气的房间，原来这是“五彩水仙厅”。推门进去的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居然还有宝石蓝色、翠绿色、橙红色的水仙花，有的还是在一株上就开出几种颜色。简直是仙境了！大家都表示闻所未闻，从来不知水仙花还能开成五彩的。看了介绍才知道：多彩水仙由奉贤区青少年科学院金田则老师领衔的科研团队带着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进行了十多年的探究实验方才成功，并于2018年4月成功登陆“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这真是又一个大惊喜！“教师—园丁”在这里获得完美的统一，培养出五彩水仙的同时，也培养出一批批爱好探索新事物的“小小科学家”。

离开“五彩水仙”，我们在名为“飞翔”的大型园艺雕塑前集体留影，又信步来到了“兰花谷”。

哦，这里才是我的最爱！完全像是自然生长在岩石上的蝴蝶兰，这里一簇，那里几支，不由让人耳旁响起了轻柔的歌声“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走进蝴蝶兰花构成的“兰花谷”拱形门，路旁的蝴蝶兰越发密集：白色、粉色、玫红、紫红、浅黄、淡紫……每一片花瓣上都呈现出斑纹或斑点，就像无数彩色蝴蝶在枝头飞舞。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这种感觉在我们踏入蝴蝶兰的室内展馆时已经强烈到只能用“震撼”来形容了。

南园，仅仅是花博会的一部分，第二日的主会场——北园，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体验？

25日9点多，我们进入了花博会北园，和昨日幽静的南园不同，这里游人众多。为避开高峰，我们绕开复兴馆首先上了世纪馆的屋顶花园。身在航拍图的“大蝴蝶”中，只觉得是在一片花海里。这里可以看到花博会新建的中心轴和两旁的喷水池。世纪馆里的六个小馆让我们见识到奇花异草、珍稀树木。一会儿热带雨林，一会儿沙漠风光，一会儿又是瀑布哗哗落入深潭。镜头里“大腹木棉”、“人参果”、三米高的仙人掌……眼睛不够用了。

花艺馆里都是精品兰花，有蝴蝶兰，也有清香四溢的幽兰。这里的展品都是有奖牌的，我仔细一一看去，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的奖牌就挂在花盆上，果然精巧别致，独具匠心。与南园兰花谷的自然风光大不同。大型的兰花艺术景观有上海浦东、江南园林、孔雀开屏等等，我们站在景观前留影，人在景里，花在景里，沉醉得忘了时间。

还是陈老师的电话招呼我们去了竹藤馆，竹藤馆坐落在竹园里，外形非常特别，是仿竹藤材料建造的流线型螺旋结构，馆前还有水池，恰好能映出竹藤馆的倒影。

在竹藤馆前我们遇到了来采访我们这个“平均年龄65岁的老年摄影爱好者团体”的记者。当他问我的感想时，我毫不犹豫地说：“太震撼了，两天根本看不够！”

是啊！午饭后我们又去了百花馆，这里牡丹、芍药、玫瑰唱主角，也少不了我的最爱——蝴蝶兰。各种盆景玲珑可爱，巧夺天工。走出百花馆，道路两旁一边是企业展，一边是国际展，都是各有特色的小花园。有的曲曲折折的几面墙都是镜子，你大可以对着镜子玩“自拍”。

走过显示专业水平的花协会展区，我们又来到国内展区。这里集中了全国各省以及北京、上海、深圳三市送展的花卉。每一片都是一个精巧的小园林。上海馆取名“源梦园”，里面曲桥游廊，流水潺潺，水面上升腾起层层雾气。楼上的墙建成镂空的错落花架，层层都摆满了鲜花。屋顶上还有上海的市花造型——白玉兰。

北京园的红墙、西藏园的雪山、甘肃园的飞天、吉林园的人参娃娃，还有香港、澳门、台湾园……这次就只能走马观花“疯狂打卡”了，差不多跑遍了35个国内室外园林展区。我们还没有忘了复兴馆，复兴馆里是全国的室内盆栽、盆景、切花、花艺展。时间关系，四个馆我们只匆匆参观了一个馆就关门了。其余三个，只能留待下次了。

虽然已经闭馆了，但复兴馆的广场上热闹非凡。舞台上年轻人正在劲歌热舞，中心轴路旁用52吨牛奶包装盒回收再制造的长椅上也坐满了游客。人们在等着晚上七点二十的灯光秀和八点的无人机表演。

五光十色的灯光秀让广场上的人们沸腾了！无人机在夜空组合出“花开中国梦”的字样，广场上欢呼声不绝于耳。是啊！国家兴旺才有这盛世繁花。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时光正好（上海共青森林公园） ■许超森

亲子世界

伞

■赵文心 文

春雨潇潇的日子，草冒芽，花含苞，树皮也透出绿色，十五个月大的布布却有了烦心事——害怕看见雨伞。

早上，我外出买菜买早点，回到家随手把湿漉漉的伞撑开在阳台上。一转身，原本高高兴兴在厅里埋头玩小车模的布布突然放声大哭。我忙问：“怎么了？”布布抽噎着，眼睛定定地瞅着雨伞。我赶紧把伞收拢，“布布不害怕，外面下雨了，伞是保护外婆的呀。”我试着再撑开伞，水珠四溅，布布又大哭，还举起手发出“吼吼吼”的声音，这是婴幼儿遇到“威胁”时的防御表现。他确实是把这黑伞当成来历不明的怪物了。

伞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布布却如此不安，只要湿伞还晾在阳台上，绝不去阳台玩耍，还要求我把伞收走，不要看见。我把伞藏到壁柜的背面，心里起了疑惑。布布已经在绘本里认识伞了，每次给他读心爱的《幸福小鸡去游园》，鸡爸爸鸡妈妈带着小鸡出远门，他在这一页那一页里找出鸡爸爸扛着的白黄条纹大遮阳伞，就快活拍手，鸡妈妈提着的便当点心倒并不在意。此伞彼伞的待遇如此迥异，小小“叶公”是也。或者，他害怕的是黑色，以为阳台上飞来了一只黑色的大鸟？和布布已经认识了的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相比，黑色陌生而沉重。

伞收起来了，不读绘本的时候在布布面前还是不能提到“伞”字。我给布布演示做蛋饼的过程，说“先要把蛋打散……”话音刚落，他打了个激灵，马上四处寻找大黑伞。这如何是好？再一个雨日，我决定带布布下楼散步，体会伞的功用。

“砰”，我牵着布布的小手，在淅沥细雨里打开大黑伞，布布满脸疑惑又担心的神情，不时仰头看看高高的伞顶。我说：“有大伞挡雨，布布和外婆就不会淋湿了。”布布伸手接到几点雨滴。快递小哥从身边掠过，助动车上遮风挡雨的蓝红色雨篷吸引了布布的目光，我赶紧补充说明：“这伞会飞哦。”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谢天谢地人人都撑着雨伞，我一一解说：“阿姨的伞像一朵大红花；妈妈抱着宝宝，宝宝帮妈妈打伞；叔叔走路看手机，肩膀湿了一片……”结论：伞是大家的好朋友，也不知道布布听懂了没有。老樟树的枝叶承不住太多的雨水，哗啦啦洒落在我们脚边，布布的小鞋湿了。一个小姑娘独自撑着一把淡黄色透明伞，在小小的水潭间跳跃，水花溅起，布布兴奋地跺跺脚。

我和布布走走看看，雨悄悄停歇了，我深吸一口雨后清冽的气息，不记得上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雨中即景是什么时候了，布布带我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找寻生动的细节。我收起伞，伞面上雨水汇成细流蜿蜒流淌，布布小心翼翼地碰了碰，看看沾上水珠的手，再碰了碰。路两旁水淋淋的矮灌木丛也不再害怕，笑眯眯左手拍拍红叶郁李，右手摸摸嫩叶冬青。

在布布眼里，家里家外有无数新鲜事物，他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接纳，常常出乎大人的预料。有些新东西的接受毫无障碍，比如他三个月大时拥有了一个叫“团团鸡”的黄色安抚玩偶，喝奶睡觉都搂着不放。开始出牙后，黄鸡惨遭口水“蹂躏”，清洗后不能马上干，便又买了一个蓝色的。我们还在担心布布会先入为主喜新厌旧，他却早已一视同仁，拖着两只小鸡走进走出。在与新物的试探互动中，有时却好奇又抗拒，随性把握认知的边界与纵深。

回到家，我给布布擦擦头发擦擦手，换一件新卫衣，卫衣的前胸有一把撑开的天蓝色大伞。

岁月悠悠

扁担的情结

■王志良 文

上世纪70年代，中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海丰农场。

那是到农场的翌日下午，排长递给我一根扁担，让我跟着副排长一起，挑一副水桶去给菜地浇水，并嘱咐副排长好好教我。副排长告诉我，从河边舀水至菜地单趟要10分钟左右，一个来回需20分钟，一个小时至多三次，一个技术、体力俱佳的老职工也就是三次半。听着介绍，我莞尔一笑，挑起水桶径直朝河边走去……

我将水桶盛满的扁担挑上肩，腰挺背直，右手轻搭在扁担上，左手随着健步如飞的脚步前后摆动，这和谐而又潇洒的挑水动作看得副排长目瞪口呆。更令其不可思议的是，我竟在一个小时内轻松地来回三次半，能与任何一位老职工相媲美，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新进农场职工所为。副排长将这一情况“添油加醋”向排长做了汇报。这以后每逢有挑扁担的活，排长总让我作示范指导。

其时我早就会熟练地挑遍担。那时家住杨浦棚户地，家中没有自来水，须到离家约5至6分钟路程的公用给水站用铅桶装满水后拎回家，尔后倒进盛水的大缸内贮存着。大缸内要七八桶水才能见满，家中用水全靠这口大缸，尤其是夏季用水量激增，因而周而复始的拎水就成了我每日必做之事。

后来，父亲想方设法弄来一根篾竹削制了一根又光又滑的扁担。我满心以为用扁担挑水要比拎水来得轻松些，孰料第一次用扁担挑着水桶在肩上，硌得弯腰弓背，活似一只大龙虾，走起路来一步一趔趄，似醉酒左摇右晃，没走几步，桶中水就晃了一地，尚未到家已不见大半。

父亲见状，手把手教我挑扁担。弄堂弹格路凹凸不平，要根据地形地势调整相关姿势，扁担上肩要挺腰直背。走平地时，右手搭在前面扁担上，左手拉住后面一只水桶上的绳子，以减少水桶的晃动。步子要迈得稳，扁担要随着肩膀上下起伏恰到好处地颤动。上坡道时，姿势不变，但因地势前高后低，扁担也成了前高后低，所以在前面挽住扁担的手要往下压，后面拉木桶的手要往上提，待身体平衡后方可稳步前行，这样挑担就不会感到吃力。

在父亲言传身教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才摸出点门道，掌握了挑担的技巧，再重的担子似乎都不那么重了。几个月后，我挑水的模样越来越潇洒，有时根本不用双手拉住水桶的绳子，也能健步如飞，水也不会洒出来。行走在弄堂，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就像是一个跳动的音符。

初中时，父亲听同事说，公平路码头和十六铺客运码头有人用扁担帮人挑行李可赚些钱。于是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我用这根扁担，与父亲一起，到公平路或十六铺客运码头去揽些活，帮挑行李到车站或码头，赚些辛苦费贴补家用。每当拿着挑扁担换来的一点钱，心里甭提多高兴，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能为家中改善生活出些力了。

扁担引导我迈出了人生坚实的第一步。如今40多年过去，我也不再使用扁担，但扁担的情结一辈子也不能了。

本报地址：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65653113 邮编：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